

#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318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## 贾湖骨笛

骨笛,你好。早就听说你,起初还有点将信将疑。早在九千年前,你就被先人们磨制出来,有别于耒耜,有别于石器,有别于刀叉,有别于渔网,你是骨笛一把啊,如此玲珑小巧,如此盈手可握,居然可以吹奏出不同的音符,令人遐思无限,浮想联翩,这在人的印象与想象中,是多么的奢侈超前与不可想象啊。

国庆假期,秋阳暖照,陪父母过湛河、再从简城古渡口过沙河来到这里,被称作贾湖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所在。这一方水土,就在沙河南岸,是汝水与沙河交汇不远的地方,也许隶属北舞渡镇,或者是归化镇所辖,这些集镇的街巷上都有贾湖的旗幡招摇,摇曳在浩瀚无垠的江淮平畴。贾湖,也许当年曾有湖泊,烟波浩淼,如今已经难见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的湖泊大水了,全是正在秋收的一望无际的原野苍茫。黄豆、花生、红高粱、红薯,这些黄淮平原最为常见的庄稼,有的已经收割,有的正在归拢,有的还需等待几日,也不必都要整齐划一嘛。眼见马上就要寒露了,播种小麦、油菜籽也已经要操作起来了,真是四季轮回,各有次序,一茬接一茬,耽误不得啊。就在这样的近乎司空见惯的阔大平原之上,毫不起眼的一条乡间公路的南侧,不算太大也并不局促的近乎农家的宅院之内,低调内敛的草庐,一字儿排开,疏朗有致,不惊不乍,没有大而无当的牌匾,没有声势显赫的铺张,就是草庐数楹,不疾不徐,宛然迎客,在气定神闲中洋溢着一种恬淡、自然、平和、娴雅。

陪着爹娘驻足在存放骨笛的柜子前,凝神瞩目这两把骨笛,它算是这一方考古遗址最为珍贵的稀罕物件了,说它们是镇馆之宝,也丝毫不夸张。它们是牛骨打磨而成?抑或是羊骨?九千年前,先人们是狩猎而得的牛羊?还是已经驯化的牛羊?以牛耕地,蓄力代替人力,有这么早吗?它们静

□南京王振羽

默无声,它们悄然斜立,它们不言不语,让人悬猜。每把骨笛的七个小孔,深邃幽然,令人心颤。凝神闭目细听,仿佛有音符从中汨汨流淌,宛若天籁。骨笛的声音,陪伴过先人们一天劳作之后的寂寞长夜,陪伴过孔子带领弟子们仆仆风尘周游列国的尴尬难耐持之以恒,陪伴过魏楚争锋晋楚博弈的猎猎战旗车辘辘马萧萧,距离此处不远的章化台、简城、炼石店、妆头等古老的村镇名称,无不散发出穿越数千年春秋寒暑的历史信息悠悠万事。

谁说水稻只在江南栽植培育滋养民众?贾湖这里也曾经是喜看稻熟千重浪,也曾经是豆菽遍地丰饶富足。刀耕火种艰辛劳作的间隙,先人们也有在月光下聚集休闲的难得时光,骨笛声声,弦歌不辍,有张有弛,繁衍生息。在看似短小普通的这一把轻盈的骨笛之内,因人吹奏空气的震颤而发出变幻莫测的声音,或高亢激昂,催人奋进;或低沉悱恻,缠绵悠长;或欢快戏谑,引人发笑。凡此种种,成为一种娱乐,一种休闲,一种放松,一种人生的享受。骨笛吹奏者会逐步演化成乐工吗?会脱离劳作而成为一种职业吗?薄技在身,肩囊之中存一把骨笛,行走不同的部落之间,或沿河而上,或顺水而下,独木舟行,徒步四方,因骨笛的声音而少了争斗,多了平和,因骨笛的传播而多了亮色,少了血雨腥风。谁能说这一把小小骨笛,不会是后来更为纷繁复杂的编钟的一种嚆矢与先声?

这是九千年前的先人们的天才创造,它们陪伴先人们生生不息散枝开叶,它们陪伴先人们征伐决斗开疆拓土,它们经历了多少雪雨风霜,它们见惯了多少兴亡存续潮起潮落。

告别贾湖遗址博物馆,一路东行不远,就是北舞渡镇,静静坐落在沙河南岸。北舞渡,舞阳北的渡口之谓也,这里的胡辣汤很有名,好喝。

《3S几何》,说是急用。饭后我送书去她家,才有缘亲近中营。

徐小朵家靠中营街尾,单门独院,跨过石门槛,是间堂屋,墙边放着旧式长条木茶几,墙上挂着字画。一侧是父母房间,另一侧是她的闺房。我张望了一眼,没好意思进去,随即来到天井。再前行是第二进厢房和天井,第三进天井后门直通边营。

第一进天井很大,有四五十平方米。东墙边有棵矮矮的石榴树,枝叶茂盛,树旁有口洋井(压水井),墙边几盆嫣红的月季,静静绽放着。三条营大杂院里见不着这样幽静的环境。

天井有张小方桌,桌上一盘南瓜子,散发着淡淡的香味。我俩坐在桌旁小竹椅说些几何、代数的事,瓜子都没好意思吃一颗。

我是老门东的原住民,据奶奶说,爷爷是从安徽打仗过来的“长毛”(太平军)。太平天国打仗又太惨烈,他不当兵了,没再走,就住在三条营。

蒋百万家高墙深院,豪横地矗立在三条营街首,成为老街有名的地标。八间房、老虎头、周处台,地属城墙根一带,住着菜农。大片蔬菜瓜果,一年四季泛着不同层次的绿色,惹人喜爱。散落的池塘,水光闪亮;草木丛中,蝶飞鸟鸣。

三条营老街,唯有与五板桥交会那段街面热闹。它集中全街近十家店铺:粮油铺、茶水炉、早点铺、烧饼店、剃头店、裁缝店……早上我最喜欢抓根筷子跑到烧饼店去买油条。滚烫的油锅旁,早有人排着队,馋巴巴地盯着油锅里翻滚的油条。轮到我,店主见到小孩,把滴着油烫手的油条一根一根帮我穿上木筷,回家后这顿早餐你“阿晓得”有多美。

三条营街尾,左拐去边营,右拐是上江考棚。正对面是吴家杂货店,如同今天街边小超市。邻里最爱在这里闲逛,望望,或三三两两在门边“八卦”,长长的玻璃柜台前,比街面热闹多了。

南京解放后,居委会设在三条营街口,外口是吴家杂货店、马家豆腐坊。依稀记得,鲁大妈是居委会主任。她和善热情,抓着芭蕉扇,整天走街串巷,“指点江山”。后来评为全国卫生模范,去北京参加过代表大会。

沧海桑田,三条营曾住过巨富蒋百万、大文人李渔,也住过唯一的女状元傅善祥。我是听着他们传奇的故事,在这里长大的。

## 饭局见闻

饭局,其实就是一拨人聚在一起吃顿饭。这几十年来,生活条件好了,时会邀请一些亲人、发小、同事聚聚,也会隔三差五被人请去。都是熟人熟脸,今天你做东,明天我买单,伴随席间的少不了要喝酒。人常说,无酒不成席。酒杯一端,话匣就打开了,聊天、叙旧、吹牛,偶尔还即兴放歌。对很多人来说,这是紧张工作后的一种放松,或是退休后继续加深感情与友谊的机会,不带有功利色彩。

和亲人、同事在一起聚,很平常,无拘无束。有时与文学圈的朋友聚聚,就不是简单吃顿饭了,去的次数多了,颇悟到些学问。

文友如约而来,有熟悉的,有初次见面的;有在职的,有已退居二线的,个个头脸光鲜。谈笑间开始入席。文人重礼节,大都客气地站一旁,听候主人的安排。其实他们都懂,早就看清主座在哪里,宴席桌上有只酒杯插的餐巾是高高竖着的,而不是平铺在桌上,那就是主座(档次低点的酒店没有),且一般都是面对着包间的门。

主人当仁不让坐主座,但他的左右须与他的身份相匹配,这就开始了论资排辈。文学圈大都不论年齿,而是论在圈里的地位、名气,讲究的是谁的名气大,谁的作品叫响,被邀入座者,总要推推让让,谦虚一番,李老您来,张总您来,相持不下时主人直接拉入左右,被拉者也就顺势而坐。“左臣右相”搞定了,下面的依然在相互推让,敬重有加,但不像先前那么复杂,以右上左下原则,大差不差入了席。我年齿虽大,资历一般,心知肚明,知道自己该在哪落座,但也要听候主人发令。东家很会运筹周旋,察风观雨,显现出情商水平。有几个年轻的,资历也不浅,名气也颇大,不待主人发令,已抢先叨陪末座,以让老者座位靠近主座一些,看出文人间尊礼的微妙。

一圈坐满,主人开席前自然少不了将各位嘉宾简单介绍一番,其实大多都熟悉,只是为了介绍给新来的朋友相识,人人洗耳恭听,饭局的气氛也随之浓烈起来,帷幕渐开。

酒是引线,也是主打角色。文人喝酒比较斯文,不劝酒、不灌酒,不吆五喝六,轮番轰炸,凭各人酒力随性而为。先主人敬宾客,敬他的左臣右相,而后各位嘉宾敬主人及主座的左右。两位左臣右相,也不摆架,起身敬各位。接下来便不分座次,毗邻左右互敬,拿着分酒器倒入小杯,围着大圆桌,推杯换盏,频频举杯,但都是象征性地混一下,从不见“感情深,一口闷”,甚至还劝对方,“您少来点。”或者“我干了,您随意。”待酒过三巡,心酣耳热,谈兴进入高潮。大多是主座左右口才好的,天南海北神侃,口若悬河,像说故事似的。间歇,旧雨新知互建微信,反正多个朋友多条路。往往一桌饭局,不搞它个两三个小时,不会收局。步出酒店,早已星光灿烂,个个酒兴阑珊,成为美好记忆。

饭局古已有之,白居易写过一首《问刘十九》的诗: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?”这是白居易邀请老友的二人饭局。但古时也有一些饭局不是那么温馨了,重点在局而不在饭,楚汉相争时的鸿门宴、宋太祖杯酒释兵权,要算是最高档的饭局。这个局,刀光剑影,杀机四伏,吃什么已经完全不重要了。现在把吃饭弄成局的,多是出于利益之交,有所意图,这样的饭局也不在少数。

在我的记忆深处,故乡有一座古老的小桥,名叫清江桥。它横跨在一条清澈的小河上,见证了岁月的更迭和时代的变迁。

这座桥是由长条石铺就而成,石板上布满了斑驳的痕迹,石头缝里生长着各种不知名的野草,一岁一枯荣,都是岁月留下的印记。桥的两侧是一排石栏杆,栏杆上雕刻着竹子的精美图案。那些图案虽已有些模糊了,但仍能看出当年工匠们的精湛技艺。栏杆的尽头是两座憨态可掬的石狮子,每天望着来来往往忙碌的乡亲们。

一年四季里,小桥呈现出不同的风景。小时候,我最喜欢清晨来到清江桥上。那时,太阳刚刚升起,阳光洒在桥面上,给石板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。我会靠着栏杆,闭上眼睛,感受着清风的微拂,听着河水的流淌声,再背上几首刚学会的古诗词,一切都是那样的惬意。这座桥也是我和小伙伴们玩耍的乐园。

长大后,我离开故乡,去了另外一座有着小桥流水的古城求学。那里的小桥流水像一位经过精心装扮过的待嫁姑娘,漂亮得有些不食人间烟火,远没有故乡的小桥流水那样的野性十足,洒脱自然。故乡的小桥流水虽然终年无人看管,但它始终任劳任怨,连接着河两岸辛勤劳作的农人,连接着乡亲们的三餐四季。每当我想起故乡,总会想起那座古老的小桥,想起那静静流淌的河水。它不仅是故乡的代名词,更是连接我和故乡的情感纽带。

有一年春节,我回到了故乡,当我再次看到那座桥时,心中充满了感慨。岁月的流逝让小桥变得更加沧桑,石块缝中枯萎的杂草在寒风中摇曳,桥下的流水只剩下涓涓细流,裸露的鹅卵石躺在小河边,一派荒凉景象。我静静地坐在桥上,回忆着小时候的点点滴滴。那些美好的时光仿佛就在眼前,却又那么遥远。我拿出一本书,靠在栏杆上,静静地读着。冬日的阳光伴着书香,温暖着每一个远归游子。

如今,故乡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人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。生活在小河两岸的农人们有了一座新的桥,新桥不但能走行人,而且能通汽车了。但是,乡亲们并没有拆除那座古老的小桥,依然让它横卧在小河之上,河道经过疏通后,桥下的流水又开始欢快地流动起来。

□南京徐廷华

## 小桥流水入梦来

□南京肖日东

## 边营,中营,三条营

明朝朱元璋,在南京建城墙,调集大量军人与民夫来施工,在城墙脚下,建起东西走向的三条营房,依次称为边营、中营、三条营。

我小学的母亲边营小学,地址在边营街尾,单轨六个班,不大。校内外两个操场,都紧靠城墙根躺着,不离不弃。

边营,五六百米长,四五米宽。卵石路面呈暗白色,人走路面硌脚,自行车颠得腓疼。沿街见不着店铺,见不着绿树,唯有数根矗立的老电杆,准时点亮路灯,给僻静的老街平添一抹暖色。

记得,边营与中营交会处,有只茶水炉,拎着竹壳水瓶冲开水的街坊,跟老板借副水桶挑担水回家的邻居,三三两两进进出出,水汽氤氲的茶水炉有了水声,人声,周遭有了人气。

如果从老虎头一带走进边营,街首也有座新知小学。学校旁边是间尼姑庵,庵后一片绿油油的菜地,连着城墙。

安安静静的边营老街,上学放学时小学门前却很热闹,有卖甍儿糕的竹担,亮着嫣红的炉火,卖糖人的担前,围满手伸进布袋里摸彩的男孩,时而爆出一声“空门吃糖稀”的喊叫。也有吆喝着赶过来的三三两小贩,校门前虽没接送学生的家长,依旧熙熙攘攘,一片喧闹。

走出边营街尾,左转新民坊,是条贴着城墙缓缓向上的土坡路。放学后,我们常会沿着这条土坡登上中华门城墙,远眺雨花台的绿色山丘,低首观看长干桥上奔驰的车马、秦淮河上航行的帆船。那时,城墙脚下的长干巷,还是杂树野草,几处矮棚,崎岖上路,一片荒凉。

边营右拐是南北走向的上江考棚,街不长,紧挨荷花巷、三条营、大井巷。街巷交织,四通八达,陌生人来这里兜兜转转常会迷路。

中营比边营短百米,且狭窄些。一年四季仿佛阳光不足。没边营、三条营街面敞亮。冲开水、买早点,要出街走到三条营。

小时候,很少去中营。冷冷清清的街巷没店铺,没空场,没吃没玩没意思。

我在边营小学的同桌徐小朵,家住中营。她长得俊俏,皮肤白皙,算得上校花,没男生敢多接近她,忌惮被人哄闹。我手也不敢伸过桌面画的分界线,向她借铅笔、橡皮,怕同学们配对了,黑板上并排写下两人的名字,四处传扬。所以,不常去中营。

几年后,我俩都考上师范学校。有天早上在三条营烧饼店碰上,她绯红着脸,向我借本

□南京杨清生